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宋詩體派論

呂肖奐◎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宋詩體派論

I207.22
L981

呂肖奐◎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詩體派論/呂肖奐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7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項楚主編)
ISBN 7-5409-2654-6

I. 宋... II. 呂... III. 古典詩歌—文學研究—中
國—宋代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58192 號

策劃制作:四川新華出版公司

總發行人:王 慶

總策劃人:陳大利

總監制人:文 龍

責任編輯:陳 華

封面設計:文小牛

宋詩體派論

呂肖奐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鹽道街3號 郵編610012)

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武侯區機投鎮潮音工業小區(028)87445573

開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張 12.125 字數 280 千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ISBN 7-5409-2654-6/I·417

定價:3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編委會

學術顧問：楊明照

主 編：項 楚

編 委：周裕鍇 謝 謙 張志烈

曹順慶 馮憲光 周嘯天

劉亞丁 陳大利

常務編委：張志烈 周裕鍇

秘 書：楊文全

序

王水照

在中國古代詩歌批評史上，唐宋詩優劣之爭綿延近一個世紀之久，而且至今似乎未有定論。不但古今的許多詩評家、詩人參與其中，還吸引不少名家、偉人。魯迅說過：“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毛澤東也有“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蠟”。這表明在這個長期聚訟的“詩案”中，崇唐、宗宋、折中三派並不是處在旗鼓相當的同一層面上的，因為對唐詩的“巔峰”地位，三派皆異口同聲、一致肯定，爭論的癥結點集中在對宋詩的評價與定位上，宗宋派在這一爭論中處於弱勢。然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價值觀念多元化、對異量之美的認同、藝術標準調整的背景下，宋詩研究逐漸有所深入，對其特質的認識更為周全、通達和深刻，有助於確立中國古代詩歌中這不同于唐詩的別一類的藝術審美範式。“唐音”和“宋調”，恰似雙峰對峙、兩水分流，蔚為我國兩大詩歌奇觀。

研究宋詩的特質與藝術定位，可以而且應該有多方面的專題與方法。從宋詩的“體”、“派”入手，就是一個較為切實而又存在很大學術空間的課題。宋詩“體”、“派”紛紜，名目繁多，但自上世紀三十年代梁崑《宋詩派別論》問世以來，迄無系統著作

對這一課題繼續進行研究。梁崑說：“欲論宋詩，不可不知其派別”，不瞭解各派之“方法”、“習尚”、“長短”、“宗主”等而輕言宋詩之總體特點，就很難避免以偏蓋全之弊。這是不錯的。但他似不瞭解，宋詩作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種獨立類型與範式，確具有其自身的特點；但這種特點不是凝固不變的幾個藝術要素的疊加混合，而是動態地存在于宋詩的發展、變化過程之中，存在于宋詩不同詩派和詩體的推衍、嬗變之中。也就是說，緊緊圍繞“宋調”的特質來展開對“體”、“派”的探索與把握，對於各個“體”、“派”的細緻描述，應以“宋調”作為貫穿的中心綫索。我以為這是一個既具學術開拓性、又能對宋詩研究產生重大作用的課題。

呂肖奐君于 1992 年秋來復旦大學從我攻讀唐宋文學的博士學位，我們經過多次商討，確定了《宋詩體派論》作為學位論文的題目。她刻苦研讀，三歷寒暑，終於在 1995 年完成初稿，順利地通過論文答辯，獲得與會的答辯委員的一致好評和鼓勵。嗣後，她又經過不斷的修改充實，克服了出版、家務等方面的種種困難，現在得以出版面世。雖稍覺姍姍來遲，我却備感欣慰。

總覽全書十章三十節，以“宋調”為綱，以各體、各派為目，綱舉目張，前後相連，相互參證，形成一個有機的結構。作者主要着力于不同詩體、詩派的深入闡述，但又展示出“宋調”發生、發展、定型、變化乃至旁支、餘音的軌迹，以及“宋調”的特點和歷史定位，應該說，頗為圓滿地達到了預設的兩個寫作目標。

與一般女性學者的著作相似，本書也具有論述細膩、敘說雅婉的風格。尤需說到的，是作者較高的理論概括能力和較好的藝

術感悟鑒別的素養。如她對宋詩“新變派”的理論、創作及其新變實質的揭示，“新變派”名稱的確立；又如把江西詩派看作一個變動不居的動態流程，分析其從正體至變體乃至餘脈的過程；又如對“活法”涵義及其演變的論析，均屬獨立見解，且持之有故，頗具說服力。

本書是肖奂君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應成為再次拚搏精進的起點，盼能筆耕不止，繼續奉獻佳構。歲月荏苒，她離開復旦不覺已過六年，東西阻隔，雖時通音問，却未謀面，今借這篇短文，帶去我的問候和期望。

2001年12月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 宋詩體派論

呂肖奐◇著

◎ 梁啓超文論的現代性闡釋

楊曉明◇著

◎ 從經學到美學：中國近代文論知識話語的嬗變

馬睿◇著

◎ 唐代小說觀念與小說興起研究

韓雲波◇著

◎ 中國詩性文化與詩觀念

王南◇著

◎ 龐居士研究

譚偉◇著

目 錄

序	王水照 (1)
引 言	(1)
第一章 宋初宗唐三體：習尚難移	(3)
第一節 白 體	(4)
第二節 晚唐體	(14)
第三節 西崑體	(26)
第二章 新變派：宋調的初創	(42)
第一節 新變派的形成	(43)
第二節 新變派的創作傾向	(47)
第三節 新變派的新變實績	(53)
第四節 新變派的詩風	(62)
第三章 荆公體：宋調的發展	(78)
第一節 步趨新變派	(79)
第二節 創意和漸進	(83)

第三節 精工期	(91)
第四章 東坡體：宋調的審美範型	(99)
第一節 一代士人的精神和生活	(101)
第二節 豪放本精微	(106)
第三節 成一代之大觀	(112)
第四節 “蘇門”與東坡體的影響	(119)
第五章 江西詩派：宋調的典型	(125)
第一節 江西詩派正體的創立	(128)
第二節 正體的恪守和變化	(137)
第三節 江西詩派的變調理論	(144)
第四節 江西詩派的變調	(150)
第六章 誠齋體和中興大家：宋調的轉型	(163)
第一節 轉型的過程和方向	(165)
第二節 “誠齋體”和宋調轉型的特徵	(174)
第三節 “南宋習氣”和文化轉型	(181)
第七章 四靈體：宋調的反撥	(189)
第八章 江湖詩派：宋調的變異	(199)
第一節 江湖詩派與四靈體、江西詩派的關係	(199)
第二節 江湖詩派的審美趣味	(213)
第三節 江湖詩派創作的整體特色	(234)

第四節 江湖詩派的衆多詩人·····	(254)
第九章 理學詩派：宋調的旁支·····	(268)
第一節 理學詩派的共性·····	(270)
第二節 邵雍與朱熹·····	(284)
第三節 理學詩派的發展與影響·····	(297)
第十章 遺民詩派：宋調的餘音·····	(313)
第一節 亡國史詩和遺民心史·····	(315)
第二節 遺民詩派的藝術·····	(323)
主要引用和參考書目·····	(334)
附錄一：宋代詞人之詩叙論·····	(344)
附錄二：清代兩種對立的宋詩觀·····	(362)
後記·····	(375)

引言

宋人詩論、詩話、筆記中，有關宋詩體派的說法很多，不少體派在宋代已經有確稱、詳論，如西崑體、江西宗派、四靈體等。南宋末年，嚴羽在《滄浪詩話·詩體》中，“以時而論”部分將宋詩分列出“本朝體”、“元祐體”、“江西宗派體”；“以人而論”部分將宋詩又分列出“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王荊公體”、“邵康節體”、“陳簡齋體”、“楊誠齋體”……已經勾勒出宋詩體派的大致情況。到宋末元初，方回對宋詩體派的劃分更加詳盡系統，他在《桐江續集》卷三十二《送羅壽可詩序》中云：“宋剽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有楊、劉《西崑集》傳世，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深涵茂育，氣急勢盛。歐陽公出焉，一變為李太白、韓昌黎之詩，蘇子美二難相為頡頏，梅聖俞則唐體之出類者也，晚唐于是退舍。蘇長公踵歐陽公而起。王半山備衆體，精絕句，古五言或三謝。獨黃雙井專尚少陵，秦、晁莫窺其藩，張文潛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宗，惟呂居仁克肖；陳後山弃所學學雙

井，黃致廣大，陳極精微，天下詩人北面矣；立爲江西派之說者，銓取或不盡然，胡致堂詆之。乃後陳簡齋、曾文清爲渡江鉅擘。乾、淳以來，尤、范、楊、陸、蕭，其尤也。道學宗師于書無所不通，于文無所不能，詩其餘事，而高古清勁，盡掃餘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復爲九僧舊晚唐體，非始于此四人也，後生晚進不知顛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源，日淺日下。然尚有餘杭二趙、上饒二泉，典刑未泯。”這段話差不多是最早的宋詩體派論。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反復以例證闡明這段話中的一些觀點，使其更加顯明。元明清至今，不少人在方回的基礎上修改、論證，使宋詩體派的範圍、關係以及演進過程日益明確。20世紀30年代末，梁崑《宋詩派別論》更加系統研究“宋詩派別”。此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一部宋代詩歌史，從一定意義上而言，也是不同詩派和詩體的嬗變推衍的歷史。從‘體’和‘派’來研究宋詩，或許更能看清‘宋調’從醞釀、發生、成熟、變化乃至衰微的真實面貌。”（王水照師主編《宋代文學通論》）參酌方回的說法，汲取歷代研究成果，本書特分宋詩爲：白體、晚唐體、西崑體、新變派、荊公體、東坡體、江西詩派、四靈體、江湖詩派、理學詩派、遺民詩派，並以對各個體派的論證，來考察宋詩發展的歷史以及宋調的特徵。

第一章 宋初宗唐三體：習尚難移

宋初三體的名稱和代表詩人雖然是在宋末元初方回的《送羅壽可詩序》裏確定的，但白體和西崑體在宋初大為流行時，可以說就已經受到確認，當時人並不諱言自己的創作宗旨和傾向，所以北宋人對這兩體就有比較明確的界定：“國初因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宋詩話輯佚》卷下《蔡寬夫詩話》）蔡居厚已經說明了白體和崑體各自的宗主、代表人物以及流行情況。三體之中，祇有晚唐體的名稱比較晚起而且概念比較含混，可以說是方回根據南宋中晚期詩壇狀況，上溯宋初詩壇而作的一個新的概括和估價，這個概括把宋初的隱士和僧人們的詩風從白體和崑體中分離出來，使一直被宋人分散論述的寇準、潘閔、趙湘、魏野、林逋、九僧等人作為一個流派而被人重新認識，所以也被後來的研究者廣泛接受。

第一節 白 體

一、白體的共同特點

白居易的詩歌在他生前便衆口交誦，流播四方：“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炫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元稹《元稹集》卷五十一《白氏長慶集序》）在他死後，更是“流于民間、疏于屏蔽，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杜牧《樊川文集》卷九《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因此被晚唐人尊之爲“廣大教化主”（張爲《詩人主客圖》）。五代十國的五六十年間，干戈四起，詩人流離，詩壇動蕩，但白居易的影響仍然遍布南北，且經久不衰，以至于宋初三四十年間“士大夫皆宗白樂天”。

白居易曾把他自己的詩歌分作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四類，他最重視和用力的是諷喻詩，而在當時“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至于諷喻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淡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白居易《與元九書》）。元稹也說：“予始與樂天同校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謫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泊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喻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白氏長慶集序》）這種偏嗜元白酬唱及其雜律詩的狀況，一直延續到宋初白體詩人的

創作中，而且元白同時人不喜歡的閑適詩，在宋初却大受歡迎。

“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謂之閑適詩。”這是白居易為他的閑適詩下的定義。宋初士人大多數經歷長期的動蕩憂患，所以在宋初重文輕武、優待文士的政策下，樂享太平和安閑，有些士人則一直通過樂天知命思想的表達而遠身避禍，因此仿效白居易的閑適詩成為一時風氣。李昉（925～996）、李至（947～1001）的《二李唱和集》幾乎完全抒寫自足自適、志得意滿的閑適之情：“愛閑專喜掌圖書”、“自喜身無事，閑吟適性情”、“圖書閣下養閑情”、“等閑無客訪閑門，時訪閑門祇有君”是李昉的詩句，《暑雨初晴，炎風稱解，更逢連假，甚適閑情……》、《更述荒蕪，自詠閑適》、《自過節辰，又逢連假，……若無吟詠，何適性情？一唱一酬，亦足以解端憂而散滯思也……》都是李昉的詩題。李至雖然比李昉小二十多歲，但其閑適之情并未因年輕而亞于李昉，“閑書閑畫滿芸香，卧讀行看固是常”、“圖書府裏閑堪愛，騷雅門中樂自耽”、“老嫌知道晚，閑覺近名非”，詩題也有“實喜優閑之任”、“賦閑燕而歌富貴也”這樣的字眼，二李的詩歌充斥了閑適之情，閑適的字句無處不在。與李至差不多年齡的王禹偁（954～1001）也有不少賦“閑”的詩句：“從今莫厭閑官職”（《前賦閑居雜興二首……》）、“何必問生涯，幽閑度年華”（《閑居》）、“郡僻官閑畫掩門”（《日長簡仲咸》）、“俱諳宦路須推命，同有詩情合好閑”（《仲咸就加郡印因以四韵賀之》）等等，儘管王禹偁的“閑”比起李昉、李至的“閑”多了一層牢騷和無奈，但也仍舊是“閑”。“閑”是白體詩的一個表徵，也是宋初士大夫“知足保和”思想面貌的概括反映。

“知足保和”的思想表現在詩歌裏，除了一味閑適外，更突出的是對個人功名利禄不加掩飾的鍾情和滿足，我們從李昉《二李唱和集》“歷官從宦復何如，冒寵叨榮最有餘。五載濫批黃紙敕，半生曾典紫泥書”、“昔冠北門諸學士，今先南省六尚書”、“清職美官皆遍歷”、“五年陪稷禹，二紀接嚴徐”這些詩句中，感受到的是他對一生仕途平坦、飛黃騰達的十分滿足；從他“清風明月三間屋，赤軸黃籤一架書。午睡愛茶魚眼細，春餐費笋錦皮疏”、“滿架詩書滿炷香，琴棋爲樂是尋常”這些描述日常生活的詩句中，感受到的是對榮華富貴、附庸風雅的自得其樂，知足中透露着炫耀和矜誇，比起白居易“口津津談利禄”式的庸俗，有過之而無不及。王禹偁“八年而三黜”，仕途遠不如李昉那麼順利，所以他的詩常常抒發個人憂怨牢騷，不像李昉那樣志得意滿，但是仍有不少詩句矜伐榮名，王禹偁對他自己一生兩知制誥、一入翰林甚感得意，時時形諸吟詠，“此身知幸處，曾得紫微郎”（《有懷戚二仲言同年》）、“若到蘇臺人問我，長官重拜紫微郎”、“北門西掖久妨賢，出入丹墀近八年”（《和廬州通判李學士見寄》其一）、“承明三入妨賢久”（《送馮中允之任婺州》）、“我亦起白屋，兩朝直紫垣”（《一品孫鄭昱》）、“兩朝掌文翰，十年侍冕旒”等。王禹偁特別欣賞芍藥，有《芍藥詩三首并序》等詩稱頌芍藥，主要因爲“曾忝掖垣真舊物，多情應認紫微郎”（《芍藥詩》其一），芍藥是西掖紫垣的象徵，是王禹偁受到重用、仕宦得意的標誌。王禹偁在貶謫的悲感之中，聊以自慰的是“囊中猶貯御書錢”（《御書錢》）、“元白當時皆謫宦，不聞將得御書行”（《急就章》）。“文章曾受帝褒稱”（《幕次閑吟》其三）是王禹偁一生最爲得意的事，王禹偁對他自己的文才文名由此十分自